

古文辭類纂

冊三

序跋類五

古文辭類纂十

蘇明允族譜引 ○○○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

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于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明允族譜後錄 ○ ○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次曰錢，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

曰季連爲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爲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任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焉。味道。聖曆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未行而

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閒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適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

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又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

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並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

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旣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閒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

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
初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
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
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
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
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
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
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
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
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
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
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
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
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

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

積與天下封椿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蘇子由會計錄民賦序。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旣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駟。民不堪命。民

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

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旣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

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

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穀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旣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唯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卽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王介甫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

任。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亶亶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王介甫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攷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王介甫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

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

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寫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介甫讀刺客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余獨怪知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知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 ○ ○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于小人可。

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王介甫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榎柎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僊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

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隄。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梗柝。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獻歌謳吟。以寓其所好。而終身樂之不厭。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唯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歸熙甫汉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厓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

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為塢。而山惟
黃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
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
江。過嚴陵灘。入於錢塘。而汭川之水亦會於率口。汭
川者。合琅璜之水。流岐陽山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汭。
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
之亂。都使程沅集衆爲保。營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
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汭
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珙。而若庸師事饒仲元。
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菴先
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
故爲汭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
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
也。噫。今名都大邑。尚猶恨紀載之軼。汭口一鄉。汝玉

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於世。其可少乎哉。

歸熙甫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文太史既沒。幼于哀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於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方靈臯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

而盥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忤。而獨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一二焉。況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己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衆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

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為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為詩歌以美之。予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議論好而文非高古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滄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為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汨沒。渺爾無垠。天吳睽賜。魚鼈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罥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寐為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沆瀣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

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瀟。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崢嶸。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櫬爲之序。奇有

氣實似昌黎而語略繁

劉才甫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稿觀之。然則司

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爲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爲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爲古文。余閒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求於一字一句之閒。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留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鬩。然司城不以余之爭。而少爲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類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者如此。而吾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

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爲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游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時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旣家居。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千有餘篇。其鋟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揜。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鋟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齊者又而何能固臣不問矣

古文辭類纂十

之篇燕然其表對曰自幾長不下

未消又余與四衣衣人其幾之而未收其

皆自下存給為其幾幾以齊世以金其或百兩而

復又或流不流或然同國年日十其百幾何幾

其百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

其百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

其百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

其百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

其百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

其百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

其百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

其百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幾何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于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財于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

四封不廉。名不挫于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于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撲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當作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勞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于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瘖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勞

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盪焚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亦聞于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于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至今無冒。

霽按冒者言覆

冒子孫田祿之類或作位非是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捨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

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

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旣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蘇子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于權而務興于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此下承後起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傅衛國。城剛平。衛入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

愬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于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于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于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此下承遠說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

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于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于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以下皆言後起而遠怨意其內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穡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

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強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于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于義，則亡天下可踟足而須也。明于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

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于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于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以下極言用兵之害不能後起而致怨者誠欲以霸王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軍則重出費以送死傷國中則哭泣以迎之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鑲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

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卒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將不釋甲其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于教士斷于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于長子敗趙氏北戰于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于齊者何也不嗇于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于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

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殘于內而城郭露于竟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鷓鴣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媿少長貴賤則同心于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于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

此下言用謀之利明

于權藉時勢者

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

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

之閒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

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

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

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

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治

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而拒之患至

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

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圍其強而

拔邯鄲

黃丕烈謂而能字通國策能字多作而鮑氏憎恃字非

西圍定陽又從

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令于竟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

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

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悅于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于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固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于尊俎之。

閒謀成于堂上而魏將已禽于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于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戰國策以此為蘇秦或疑為蘇代吳師道固辨其非矣。需按此篇未引商鞅見魏王之語正如秦代所以愚齊之計若借衛鞅以發其情而寤王焉者豈非齊之忠臣乎。篇首蘇子字蓋誤不則或蘇厲之辭當齊魯燕昭之時代常居燕厲常居齊國既破趙將與秦攻其遺燼其危亟矣厲獨為書與趙王止之豈厲猶忠于為齊謀者有異于其兩昆邪。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 ○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媾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囚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

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

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二人。

國策作十六人。今依史記。

若是者。

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因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

不與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啟關通敝，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

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

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鼎按史記以始勸趙割六城爲趙郝之計，後樓緩來趙，乃復勸之，其兩人之辭國策盡以爲樓緩之語。今依國策。

中旗說秦昭王 ○ ○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如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

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帥韓魏以圍趙襄子于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 ○ ○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

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于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于仇讎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國策便事史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于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

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隄之塞冥隄依史策作危隘

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

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于陳郊秦又不

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

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邱城

堽津以臨河內此句依史記國策作懷地邢邱安城堽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共

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

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于秦秦之

欲誅誅國策作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

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亡之秦繞舞陽之

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國策魏攻管篇安陵君對信陵君曰吾先君成

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鼎按襄王之子則襄王之子也魏至

者安陵始封之君非惠王之子則襄王之子也魏至

安釐王去襄王四世而安陵在魏西南猶足蔽魏之

於魏欲併韓而亡之然安陵在魏西南猶足蔽魏之

南國苟亡之則南國危矣鮑彪吳師道注國策乃以

也。且趙魏為天子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

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

也。及之猶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

餘有河山以闐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于

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

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

郊北至乎闕所亡乎秦者山北史有山南字非是河外河內

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

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于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

河山以闐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

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

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

于趙。而請為天下雁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

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

于趙。而請為天下雁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

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

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于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于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闢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

國策無矣。字史無之日。字以文義皆當有之。

李斯諫逐客書

○○○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

於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
富强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
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
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
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
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依與
文選史是使國無富利之寶而秦無强大之名也今
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
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
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
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

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騾不實外廡江南金
 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
 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
 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
 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
 而歌嗚嗚快耳史記有目字今從文選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
 閒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
 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
 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
 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
 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
 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
 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
 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

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論督責書。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釶。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滄水。放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

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

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
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
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
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
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
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
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
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
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
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
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
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
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
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

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牾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牾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陷瀕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聞于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

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爲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

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古文辭類纂十一

奏議類上編二

古文辭類纂十二

賈山至言

○○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諱。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闢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

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鮀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失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

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
鑄鍾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
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彙世廣
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
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
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
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
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
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
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
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
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
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
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

以上皆論受
諫不敢適欲

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以上論敬士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

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

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

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以賦

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

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

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大臣者既官之爲大臣矣，而又言爲公卿者，言賜爵也。徹侯關

內侯有食邑，吏民奉爲君公，故曰公。大夫等爲卿，漢因秦制，公士至不更，四級蓋比古之士大夫至五

大夫五級蓋比古之大夫左庶長至大庶長九級蓋比古之卿，山所謂公卿者，意如此。非三公九卿之謂。

余旣爲此解，閱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卽爵制，其比擬同。余說極詳，備大可證明。此說之不悞也。

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

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

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

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

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

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雄肆之氣噴薄橫出。漢初之文如此。昭宣以後。蓋希有矣。況東京而降乎。

賈生陳政事疏 ○ ○ ○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疑此二字疑本是一字。

一字後論匈奴一事而疊出。可為流涕句耳。非有二也。俗人或遂于起處增一為二。可為長太

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

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

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

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

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

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

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

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

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

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

權力且十此者虐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此之字疑衍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洽黃帝曰日中必蕪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剋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此兩段乃承上雖堯舜不洽意引同異姓兩層影照所謂兩不能乃勢不可爲與上文不能義別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

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
成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塵
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
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
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
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
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
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
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
卽位。能爲治。慮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
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
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
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

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殃禍在下則骨肉抗。劉明帝設移于上。或危社稷。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于髡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髡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

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

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他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搯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惠王下今漢書本脫之子

二字從資治通鑑增薑塢先生云是時王戊王楚從弟之子也。文王則王齊共王喜王城陽兄子之子也。

惠王子罷軍等僅爲列侯是親者無分地也其後文帝十五年盡王惠王子六人蓋正以賈生此言耳

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盪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旣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

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
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
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
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
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
敵而獵田菟。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
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
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
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
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
繞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
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
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
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

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俎。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

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

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
纒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
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
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
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
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
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
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
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
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
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
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官當依大戴作宮

學禮曰。帝入東

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

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

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

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
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
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
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
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
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
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
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
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
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
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
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
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

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

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劓笞。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虐被戮辱者。不泰迫。虐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日。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

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虛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美諾亡節。說文謨諾恥也。謨或从美作謨。胡禮切。美頭表獸美態也。胡結切。今漢書通爲美字。當讀作謨。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

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盥盥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惟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諄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濡按弛者解去其職師古云自廢而死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

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圍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長

息者六文內闕一西山先生引新書諸侯官名制度同于天子者補之肅謂新書者未敢信以為真賈生此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此一段為論積貯即載于食貨志者是已

賈生論積貯疏

通鑑因食貨志有文帝感此開籍田躬耕語而文帝二年有開籍田詔遂置此疏于文帝二年而此非是文四十年必在○
幾四十年必在○
長沙召同時也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

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
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
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
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李奇曰廩廩危也鼎
按此即稟稟字說文
本作癩隸省作稟此又假借廩字耳哀
十五年左傳廩然隕大夫之尸同此竊為陛下惜
之。

賈生請封建子弟疏 ○ ○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
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
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
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
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
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
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

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

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旼。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旼。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旼。孰視而不动。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刺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

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

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未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

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古文辭類纂十二

奏議類上編二

古文辭類纂十三

晁錯言兵事書 ○ ○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少木所

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藿葦竹蕭。少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

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

在俛仰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
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
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
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
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
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
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
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
財擇。

晁錯論守邊備塞書 ○ ○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
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
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
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

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

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
廣壑。美少甘水則止。少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
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
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
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入不救。
入不救一本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
作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
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
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
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
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
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
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
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

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士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此言能奪還胡所驅略者。以半入官。以半予能奪還者。然畜產器物。則遂予之。若內有人民。官又當以財贖之。不使竟爲奴。又不使奪還者。失利也。師古解與句讀皆失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士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鼂錯復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山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

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鼂錯論貴粟疏

鼂按錯傳言守邊備塞勸民力本二事然則此篇與臣聞秦時一篇同時上也漢書以入食貨故傳不載亦可證賈生長太息之一在食貨志內為孟○堅所析爾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減。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

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

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司馬長卿諫獵書 ○ ○ ○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焉。獲捷言慶，忌勇期責。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

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 ○ ○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一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鬪。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贖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會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于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

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

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

行猶雁行。鼎案信陵君書。請爲天下雁行。頓刃雁行者。相連而進。頓刃乃是居前當鋒刃也。顏行者。顏者。額。額居前行者。若厮輿之卒。有不一備而歸者。雖得額。然與雁行義異。

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旣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山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

有天下。其治二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二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

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

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

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

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吾丘子贛禁民挾弓弩議 ○ ○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是以巧詐並生。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

刃。其後民以耒鉏箠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整屋鄂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

此謂本有之上林。蕭相國所謂上林中多空地。棄是也。

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

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鱉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

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亦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東方曼倩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

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革屨。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古文辭類纂十三

